

汉英语言差异刍议

◇张爱琳¹、张爱文²

[1. 重庆邮电学院, 重庆 400065; 2. 重庆医科大学 外语教学部, 重庆 400016]

摘要:汉语和英语分属两种不同的语系, 虽然有其作为人类交际工具的共性, 但由于各自独特的地理环境、历史进程、文化传统等因素而具有显著的差异。这些差异往往构成我国学习者学习英语的障碍。为此从语言形式和语言表达的角度, 对汉语和英语的字词、句子表达、语篇表达等层面进行了剖析, 力图多方位地揭示出两种语言的差异。

关键词:汉语; 英语; 语言差异

中图分类号: H 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289(2003)02-0100-05

语言是人们认知现实、进行思维、交流信息、沟通情感的工具。但是, 各民族的语言无不具有其独特鲜明的民族性, 即不同于其他语言的特有品质。学习一门外语, 了解该外语和本族语各自具有的特性及相互间的差异, 对促进该外语的学习和掌握是大有裨益的。教育学、应用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领域的研究均表明, 外语学习中必然会产生迁移现象。迁移有正负之分。外语与母语的相同之处所产生的正迁移起促进学习的作用; 而不同之处产生的负迁移则会阻碍学习。而了解差异则可减少负迁移, 扫除因此而引起的学习障碍。正如吕叔湘先生在《中国人学英语》中所说: “我相信, 对于中国学生最有用的帮助是让他认识英语和汉语的差异。”(引自杨自俭 1996) 学者们将世界上的语言分成若干语系。他们认为英语属印欧语系(Indo-European family)日耳曼语族中的西日耳曼语支(West Germanic Branch), 汉语属汉藏语系(Sino-Tibetan family), 是两种相距遥远的语言, 其间的差异显著而突出。下面拟就英、汉语在字词、句子表达及语篇表达方面的差异作一些探讨。

一、字词

首先, 从文字形态来看, 英语是表音的拼音文字, 所有单词由 26 个字母的不同组合构成。英语单词, 特别是动词有着系统的屈折变化形式(inflexional

forms), 如 go, 就有 going, went, gone 的变化, 其意义难以从拼写看出。关于汉字, 王力先生曾说: “……汉字是属表意体系的文字, 字形和意义有密切的关系, 分析字形有助于对本义的了解。”(引自李冬 1996) 的确, 方块汉字所标识的概念意义往往可以直接从形体上加以把握。如二木为“林”, 三木为“森”, 三人为“众”等, 其意一目了然。再如“凹”和“凸”两字的形状本身就清楚地展示了词义。

西方语言学认为, “词语的形式与意义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约定俗成的——这就是现代语言学原则之一: 词语的无理据性(non-motivation)。”(引自李冬 1996) 从以上例子来看, 我们至少可以说, 汉语的很多词语都是有理据的(motivated)。词语的无理据性对于英语及其他西方语言或许要更适合一些。

另外, 根据词语的表义方式, 语言学家将世界的语言划分为两大类: “综合语”和“分析语”。汉语被划分为后一类。其主要特点是一个字表达一个单一的概念。世界上各类事物、各种概念在汉语中往往都有最核心、最具概括性的一个字。要具体表达某一较复杂的意思时, 只需配以一定的说明即可。比如“车”就是各种陆地交通工具的总称。若要表示具体的某一辆车, 则无论两轮、三轮、四轮的, 大或小的, 由人力、畜力、电力还是汽油驱动的, 单层还是双层的, 公用的还是私人的, 有轨

• 收稿日期: 2001-10-14; 改定日期: 2001-11-09

• 作者简介: 张爱琳(1954-), 女, 河北邯郸人, 副教授, 主要从事英语教学和跨文化交际的研究。

的还是无轨的,只需在“车”的前面加上相应的限定语就行。英语则被认为是综合语。综合语中的一个词往往包含几个概念。如 cow(一条母牛),ox(一条公牛),ox-en(两条或两条以上的牛),就是把数量、性别、畜类等好几个概念综合到一个单词里头。不过随着英语的发展变迁,今天的英语也并非完全的综合。如 I study, I studied 是把时间概念综合于动词中,而 I will study,则是将时间概念分解出来用助动词表示,这就含有分析的成分。

由于汉语所具有的这种极端的分析性,表达单一概念的汉字在组合搭配时显得非常的灵活方便。因而仅用三四千字,通过千变万化的概念组配,就能组成极其丰富的词汇,将万事万物尽情描绘出来。这种灵活性也导致了汉语表达的简略以及相对较小的词汇量。如“她爱我,我爱她”,只用三个汉字就将意思表达出来。而同样的意思要用六个英语词才能说明白“I love her, she loves me.”据统计,汉语有 44300 多个常用词语,只用了 3730 多个汉字组成(申小龙 2000)。而英语的词汇量则十分庞大,有百万之众。当然其原因颇多,此处不拟赘述。

二、句子表现法

(一) 意合与形合

汉语注重意合,略于形式,词语和语句的组合不受形态变化成分的约束,行文免除了许多的规矩,只要语义的搭配合乎事理逻辑,句子就成立。如“一间屋住三个人”,或“三个人住一间屋”都可以。类似的例子还很多,如“八人坐一桌”还是“一桌坐八人”等,均不会令人不解。这可能是由于汉民族主要从符合事理常识方面去理解语句,因此对前一句就不会理解为显然不合常理的“屋子住在人身上”。再如“你吃饭怎么办?”“好办,吃食堂。”没有人会理解为把食堂给吃下去,都懂得这是指在食堂吃饭。另一种解释是,汉语具有模糊性(季羨林 2000;申小龙 2000),不对事物下一个精确的定义,而注重在具体情境中去感受、去理解。

汉语的这一特点使汉语的语句总体来看趋于简略,一些句法结构词甚至实义词都可省去。如:

黛玉便知是他外祖母。方欲拜见时,早被他外祖母一把搂入怀中,心肝儿肉叫着大哭起来。(《红楼梦》第三回)后一句中,第一小句的主语是黛玉,第三小句的主语是外祖母,主语均省去。中间一小句的主语与前句同,因而与上句连贯,再由“被”字引出“外祖母”,又与

下一句连贯。

而英语则重形式与意义的融合,意在而形达。句子结构严谨,逻辑清晰,形式规范,句子各种成分必须由不同的词类来充当,对号入座,各司其职。

由于严格的语法规则所约束,英语句子讲究形式上的完整性,故一些只表达语法关系而无实际意义的词往往也不可缺少。如下例中的划线部分。

(1)“It's important to know the truth.”

(2)“His proposal that we give it up was turned down.”

当然英语中同样有省略,但比较而言其使用频率没有汉语高,使用范围也不及汉语广。

严格的语法规则也使得英语在表情达意时必须注意词语搭配的逻辑性。如类似前面“吃食堂”之类的汉语表达,在英语中是不存在的。按英语的要求,必须明确食堂为地点状语,同时还得弄清楚是谁、在什么时间,才能正确地表达这一意思:……have/has/had… meals at the dinning hall.

从深层次看,语言表层的差异与使用该语言的民族的思维方式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偏意合与重形式之别就很可能源于汉民族的思维方式呈整体综合与直观感悟,而在英语民族的思维方式中,抽象分析的成分则较为突出。

(二) 时间流水结构与空间立体结构

汉、英句子形式的构造也因各自民族的时空观不同而各异其趣。中国的哲学、艺术和语言注重心理时空,偏于时间的事理性先后顺序,空间也表现为流动空间,因而汉语的句子多呈以时间顺序为特征的平面型流水结构。如:

(1)《工人日报》1984年12月13日刊登时任无锡协新毛纺织厂党委书记刘吉回答青年提问时的即席演讲,内容如下:

问:你最同情哪部分青年?

答:生下不久就挨饿,上学不久就停课,刚刚毕业就插队,回城几年待分配,结婚没有窝,生活最窘迫。……(赵毅,钱为钢 2000)

例(1)较典型地体现了汉语叙事时,语句依时间顺序铺排的流水样态。所有的意思都按事件发生的先后安排,对母语为汉语的人而言,非常自然流畅。另外,语句简洁,第一句中主语承接上文,已不言而喻,故省去,且每句字数相同,结构整齐,每两小句最后一字押韵,读起来朗朗上口。

西方的哲学、艺术和语言注重自然时空,尤其是空间的真实性,反映在句子层面上就是句子多层次的空间型立体构造。英语句子以主谓结构为主干,通过各种语法连接手段,构筑起一个复杂的关系网络,因而长句和复杂句偏多,特别在某些专业文献中更是如此。请看下例:

(2) The president said at a press conference dominated by questions on yesterday's election results that he could not explain why the Republicans had suffered such a widespread defeat, which in the end would deprive the Republican Party of long-held superiority in the House.

例(2)的空间性构架显而易见,主句为 The president said..., 其上搭建了三个分句,由相应的连接词 that, why, which 将各个部分粘合在一起,层次分明,有很强的立体感。

如前所述,英语语句呈空间架构,其间可有或长或短的修饰成分,且句尾多呈开放状,即可增添新内容,如 He saw a dog that ran to the house that was built by his cousin who... 理论上这句话可无限地扩展下去。这样一来,一句话的信息量就可能很大。再有,英语在信息传达的顺序上具有汉语所没有的灵活性。发生在前的事情可置于句子后面,地点、条件、原因、方式等成分亦前后灵活放置,定语后置也不少见,而所有这些成分在汉语中几乎总是前置。

(3) The increased levels of chlorine(氯) disrupt the global process by which the earth regulates the amount of ultraviolet radiation from the sun that is allowed through the atmosphere to the surface;... (张汉熙 1995)来自太阳的紫外线辐射通过大气到达地面,地球自动调节其辐射量。而氯含量的增加则破坏了全球的调节过程。

上例中主句(结果)在前,其它信息均后置,由 which 引出对 the global process 的说明,后面的 that 又引出对前一从句中 the amount of ultraviolet radiation 的解释,环环相扣,层次清楚,却与汉语表达顺序截然不同,汉语中结果信息多在后面。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英语多前位强调,而汉语则重后位强调。

以上表达差异往往给中国英语学习者在理解上(表达时可使用回避策略)带来极大困难。当然困难的程度还取决于句中添加成分的多寡。添加越多,难度越大,相反亦然,其它因素如词汇的难度等也产生影响,

本已熟悉的信息表达顺序被打乱,信息量“集中”而不是“分散”,惯有的学习理解定势不能发挥其通常的作用,这几点对理解的阻碍不能低估,当然主要是对中高级学习者而言。笔者以为如能在这方面展开研究并取得突破,帮助中国英语学习者尽快习惯英语的书面表达方式,进而顺利实现两种表达方式的随意转换,应是很 有意义的。

另外,以“主谓—谓语”为基本框架展开的英语句子主谓间有着严格的一致关系,且一句话中只能有一个主谓结构,不能突破。汉语中则情况有所不同。首先,汉语是非屈折语,词形不因主语或其它成分的不同而变化。其次,虽有些汉语语句似乎有类似英语的主语和谓语,但却时有句中的主谓却不能与英语的主谓完全对应的情况。如:

“且说鸳鸯一夜没睡,至次日,他哥回贾母,接他家去逛逛,贾母允了,叫他家去。”

按英语的语法,该句应有三个主谓结构,所以英译便是: That night Faithful was unable to sleep. Her brother came next morning to ask Grandmother Jia if he could take his sister back home for the day. His request was granted, and Grandmother Jia ordered Faithful to get ready (by David Hawkes) (徐通锵 1996)。而汉语却是一句话。由此可见汉语句子的又一个特点:叙事往往以事件的话题为基础,有层次地叙述它的方方面面,只要话题的叙述有需要,叙述时可变换角度、变换角色,直至将这件事讲完。有学者(申小龙)用“焦点视”和“散点视”来解释此种差别。

再有,可能是由于受汉语流水句、“散点视”特点的影响,我国学生在用英语写作时好象特别“钟情”逗号,时不时“一逗到底”,造成英语中很忌讳的“run-on sentences”。这也是我们在英语教学中应加以注意的地方。

(三) 主动与被动

句子结构中的另一差别是主动与被动的表达方式。汉民族注重思维形态上的主体性,认为任何行为都只能是由人这个行为主体去完成,因此行为主体是不言而喻的。这种思维方式使汉语句子的语态(主、被动)呈隐性式,形成受事施事化。如说“任务完成了”、而不说“任务被完成了”,因为,“任务”只能由人去“完成”,不可能由“任务”这一客体自己去“完成”。再如“酒喝完了”、“地扫干净了”等都是如此。而英语则不然。英语句子必须泾渭分明地反映出主动、被动两种语态,否则就

让人不解。因此,“任务完成了”的英语表达只能是“The task has been completed.”语态和时态同时并显。

在行为主体不清楚时,英语必须用被动语态,时态自然不可少,还得严格区分性别。汉语则很少用被动语态,通常也不必作性别的区分。英语规则的严格可见一斑。

(四) 整体与部分(大与小)

汉民族倾向于把世界看作一个综合的整体,对事物习惯于从总体上融会贯通、辩证地加以把握。在语言表达上先整体后部分正是这种思维的一种反映。而英语民族则倾向以分解的观点看世界,强调物我、人我之间的界限划分,其思维突出差异分析,看问题多从局部出发,从部分到整体。在语言表达上当不例外。

汉语和英语在表达时间和地点时顺序正好相反,前者由大到小,后者由小到大。在姓与名的排列上,汉语是先姓、辈(现在这一观念正逐渐淡薄),再是名,也是从大到小、从整体到部分的顺序。英语亦相反,名前姓后。此外,汉语中有些双音节词的组合也是遵循由大到小的原则,如国家、大小、多少、斤两、长幼、兄弟、长短、宽窄、高矮、年月、分秒等。中国学生写论文多选大题目,欧美学生的论文题目一般比较具体(关世杰 1995)。在介绍人物头衔时,汉语常先列出头衔再说姓名,职务的列出按由大到小的顺序。英语则不同。

三、语篇表现法

(一) 直接与间接

在语篇表现法方面,汉语多迂回曲折,讲究“曲径通幽”。文章往往不直接点题,而是围绕主题旁敲侧击,声东击西,最后才“画龙点睛”。而英语的文章或谈话,多先点明主题,然后单刀直入,层层求证,注重逻辑的清晰缜密,分析的直接透彻。不少语言学、文化人类学等领域的学者将这一差异归因于思维方式的不同:汉民族(及其他一些东方民族)的思维方式是曲线式,而英语民族的思维方式则是直线式。应该说这一点同时也与各自民族的阅读心理、审美习惯以及衡量文章好坏的传统标准不无关系。

美国学者 Kaplan(1966)收集了 600 篇在美国的外籍学生的英文作文,对文章的内部衔接方式、话题组合方式等进行了分析,并与英语本族人的文章作了比较。结果发现,典型的英语文章的行文方式是“直线型”,即每段以主题句开头,后接例证句,最后收尾;或

先有例证句,最后结束于主题句。而母语为东方语言(如汉语)的学生,其典型作文方式是“螺旋型”,即不直接论证段落主题,而是“转弯抹角”地从各种外围角度间接论证段落主题。

另外,在提请求时,汉语的习惯往往先陈述原因,后提要求,如调换顺序则显得“唐突”。这也是一种间接表达方式。而英语民族则倾向于直截了当,先讲事情本身,后解释原因,这样可以节省对方的时间,省去揣测的精力,否则就会给人“兜圈子”的感觉。在接受恭维、称赞时的用语也有“直接”与“间接”之别。英语一句“Thank you”欣然接受,汉语的“哪里”、“不行”等其实是间接接受的信号,并非真不乐意。

(二) “华”与“实”

1. 比较而言,汉语的篇章词藻华丽,形容词、习语、成语(特别是四字成语)和典故使用较多。这样的文章被认为鲜明生动,富有文采。而英语却有不同的表达习惯,不提倡使用华丽的词语,过多地使用习语或曰“陈词滥调”(cliche)被认为是缺乏创造力。例:

我国某市举办国际龙舟会,印发了一份精美的中英文宣传品。中文如下:

中华大地,江河纵横;华夏文化,源远流长…(然后才讲到本地,再到龙舟节)轻快的龙舟如银河流星,瑰丽的彩船似海市蜃楼,两岸金碧辉煌的彩楼连成一片水晶宫,是仙境?是梦境?仰视彩鸽翩飞,低眸漂灯流霓,焰火怒放火树银花,……

其英译为照字面直译,因篇幅而略去。

段连城教授评论说:“中文读起来,似乎亦无可。但一读其英语译稿,效果却大不一样。”“译者可算煞费苦心。我特意请了一位美国新闻工作者看看并坦率写出对它的评语。他说:Full of hyperbole(充满了极度夸张),不仅不知所云,而且令人发笑”(关世杰 1995)。

2. 说理性文章的语气

在说理性文章中,汉语往往态度鲜明,铿锵有力,富有战斗性和号召力。表现这种强硬语气的常见词汇有:必须、不应该、……是错误的、……不正确的、应该坚决反对……、一定要与……作斗争等等。而在同类型的英语文章中类似用语如:“We must”/“must be”, “we should not”/“should not be” “it is wrong to”, “should be combated”等则很少使用,另外祈使句和惊叹号的使用也少见。英语强调客观性(虽主观不可避免),推崇以事实说话(let the facts speak for themselves),作者一般要为读者留出思考判断的空间,让其

中强硬的语气、不容置疑的态度大多会引起反感。

3. 引文

写文章时一般都要引用他人的材料,中、英皆同。但在具体处理方法上仍有差别。汉语文章中的引文,在许多情况下,即使没有具体明确的出处,也为读者所接受,还可能因其“旁征博引”、“引经据典”而被称道。

然而英语等西方语言却十分讲究注明详细的材料出处,否则就会被认为是“抄袭”或“剽窃”。在英文里,“Plagerism”(剽窃)是一个范围较广、贬义极强的概念,人们对此也非常敏感。即使不是引用已发表的文章,而只是涉及私人来往信件中的某一观点,也要在括号内标明 personal communication;与他人就有关问题进行过口头讨论,同样也要在发表文章时作注致谢。因此,用英语写作时一般应避免使用“据社会学家调查”、“一些研究表明”、“一位著名的科学家说过”等套语(胡文仲,高一虹 1997)。

当今,由于国际间语言文化交流的影响,汉语写作已开始注意标注引文的出处,只是认真的程度尚不及英语。

综上所述,英、汉语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是,这里所说的差异是从总体来讲,大而言之,不是非白即黑的两个极端,而是在同一轴上的不同程度。面对丰富多彩不断变化的语言现象及其背后相对稳定却十分复杂的思维方式,任何归纳概括都是相对的、有局限的。

参 考 文 献

[1] 李瑞华. 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M]. 上海:上海外语教

育出版社,1996.

- [2] 吴森. 中国语文的特性[A]. 刘小枫. 中国文化的特质[C].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90.
- [3] 季羡林. 季羡林人生漫步[M]. 北京:同心出版社,2000.
- [4] 中小龙. 语言与文化的现代思考[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 [5] 张德鑫. 汉英词语文化上的不对应[J]. 世界汉语教学, 1995,(1)
- [6] 赵毅,钱为钢. 言语交际[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0.
- [7] 牛保义. 整体思维与分析思维[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1977,(2).
- [8] 彭宣维. 英汉语在语篇组织上的差异[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00,(5).
- [9] (英)Neville Grant,顾日国. 当代大学英语 Band 2(Z)[J]. 北京:外研社与朗文,2000.
- [10] 秦洪武. 翻译中的句法异化与归化[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00,(5).
- [11] Roichi Okabe. Cultural Assumptions of East and West: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胡文仲. 跨文化交际学选读[C].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
- [12] 胡文仲,高一虹. 外语教学与文化[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
- [13] 张汉熙. 高级英语(Revised Edition) Book 1(Z)[M]. 上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
- [14] Larry A. Samovar et 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M].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98.
- [15] Alice Oshima and Ann Hogue. Writing Academic English[M]. by Addison - 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83

[责编:李春英]

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Languages

ZHANG Ai-lin, ZHANG Ai-wen

(1.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Post and Telecommunications, Chongqing 400065; 2.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16)

Abstract: Chinese and English are quite different languages, though not without features in common. An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s helps facilitate the learning of English in China as a foreign language. This paper deals with some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in terms of words, sentence structures, and discourse patterns.

Key words: Chinese language; English language; language differences